

古书丛刊

湘山野錄曾刻入毛氏津逮秘書中外此未見有善本也近從華陽橋顧聽玉家得此宋刻元人補抄本藏經紙面裝潢古雅洵為未見之書畧取津逮本相校知毛刻尚多訛脫想當日付梓未及見此耳繼于混堂巷顧五癡家見有毛斧季手校本即在津逮本上實見過此本取對至卷中時晏元獻為翰林學士一行前竟脫落備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焉陳方以詞職進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覆展玩乃知此十八字抄時脫落後復添寫于旁斧季校時猶及見此而後來裝潢穿線過進遂滅此一行向非別見校本何從指其脫落耶爰重裝之使倒折向內覽之益為醒目云

嘉慶丁巳冬十月初五書于士礼居

莢圃黃丕烈

戊午年五癡子南雅復以斧季校本歸余今
後可稱雙璧之合矣

莢圃又記

癸亥春輯百宋一厘書目重閱此其去裝潢
時已越六年矣流光荏苒著述粗疎即
一目錄之學涉手愈知其難遑論其他
哉

二月十日雨牕書于縣橋之新居 莢翁記

改正湘山野錄上

吳

僧

文瑩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

時宋

湜宋

白蘇

易簡

張洎

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公湜深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

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

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

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

衍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
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叙之
飾止以奇牋妙墨臨貼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
及年期還上印紱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
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寔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
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
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原闕兩行

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篡弒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
隱不說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自餘皆宜明講
後值說禮記至檀弓經有君即位而為捍蒲亦歲一

漆之鄭注云捍著身棺也王者禮終當預脩歲一漆

者若其未成然盡諸公議不恐明說貼黃掩之上以

拍揭起潛窺殆講退留宋尚書祁以問之宋脩陳其

義上曰當延盍頭說宋謝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

天鑒臣等犯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憚焉

王父貞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

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
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
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
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
十餘年家號淹遲文貞知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
掖墻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
公若水風鑒家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
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纔
四十卒

孫集賢

見

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老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

見素

今日

淮西又見陳

或云陳孚二公被差者也

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

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

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異公

欽若

里閑交素也異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

舟蘇臺歡好欸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

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
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權屬他出廟堂數千
里為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為信乎冀公愧謝解舟
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祕監旦
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貴
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
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為絕句胡曰試誦之
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史

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顏覺因
少戢慶曆初被召真拜將屈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
知南京到任以二闕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罽
間新珮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畔沙禽過十春
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
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西京時張相昇知
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殊不礙駕
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
言及之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
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巾韋布止長揖
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万
乘祇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
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
朕乎出一阜囊内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
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
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翌日
負荆謝之

張尚書

詠

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貞公旦登庸

乖崖色不甚悅奮髯振臂謂客曰朝廷安肯用經綸
康濟人乎賴余素以直節自誓東髮登仕無兩府之
志時幙中杜壽隆者乘其語而悅之曰賤子素知公
無兩府意遽問曰此吾胷中蘊畜子安得預其知乎
杜曰某蓋昔嘗誦公柳詩有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
和雨繫偏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慍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
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

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
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選胡且為狀元公憤
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超豹林谷以弟子
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
公卿一生辛苦辭由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火起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遣之云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殺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梁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跋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召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
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
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
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
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

也凌公竒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劔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季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時种持兄喪於家既至而真廟携之登鸛鵲樓与

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
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岳而更臨游
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
頻仗事繁晚春蚕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
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
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
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声以
邀己名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翌日傳召鑾輿還
闕臨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

京放乞還家林上曰非久必當召卿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
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
減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
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
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祿
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
奉朕烏敢罷且又縣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
臚安辯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